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朗吟楼： 登临雅集处 曾名岳阳楼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摄影报道



复建后的朗吟楼雄伟挺拔

沧州段大运河，绵延216公里，在她的两岸，有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和传奇故事。仅见于史书记载中的名楼就有望瀛楼、鲸川楼、水明楼、度帆楼等，朗吟楼也是其中之一。明清两代文人墨客集中为它创作了大量诗篇，可见其历史地位和当时的知名度。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2021年，朗吟楼动工复建，2023年，与同区域复建的南川楼一起正式亮相，关于它的话题也随之增多。八仙之一的吕洞宾饮沧酒而酣醉的故事，早已为人所知。但它和岳阳楼以及道教文化的紧密联系却未引起关注。探求历史，你会发现这座复建的古楼，不仅代表着大运河历史文化，还承载着神秘的宗教传承。访古探幽，令人感叹。

朗吟楼本为宗教建筑 或仿湖南岳阳楼而建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晚春，一群文士效仿王羲之组织兰亭雅集，于朗吟楼上娱乐、赋诗，喧嘩声飞入云霄。这座古楼此时已兼具聚会功能，与它始建时的单一功能有所不同。

关于朗吟楼始建的具体年份，目前沧州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大的历史阶段可暂定为明代，其损毁倒塌于何时也无准确记载，只留“俱废，片瓦无存”数句，徒增喟叹，故本文不再追溯年份，纠缠故纸，陷入“口水仗”中，仅就朗吟楼建设之初的情形以及它原始功能定位进行探讨。

在1603年出版的万历《沧州志》城池图中，并未见到朗吟楼的身影，很多沧州学者印象中原本属于朗吟楼的地盘上却画着一座标注为“岳阳楼”的楼。按照史料记载和有关描述，多数意见认为这便是朗吟楼。之所以标注成岳阳楼，看法大体有二：一来，这可能因为当时朗吟楼已有两个名字，《沧州志》州城图的绘图者和作者用名未统一；二来，沧州人大概一开始也把朗吟楼叫作岳阳楼。

经过翻检浩瀚史料，可大致作出如下推断：朗吟楼最初或许就叫岳阳楼，而且大概率为湖南岳阳楼的“仿制品”。证据有四：一是据湖南岳阳地方史料记载，湖南岳阳的岳阳楼原为道教建筑，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岳阳楼内绘有吕洞宾醉卧像，并有吕洞宾塑像。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

对此并未着墨，而是着眼于洞庭湖色以及登临感受，表达了胸怀天下的政治理想。朗吟楼可能从形制到内部陈设都模仿了这座名楼，同时取吕洞宾“三入岳阳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之意，也把它叫作“朗吟楼”。二是万历版《沧州志》州城图，直接在朗吟楼所在位置标注了岳阳楼三字。更需要指出的是，岳阳楼图周边，还有昊天观、真武庙、三皇庙等一大批道教建筑，相较于其他建筑一层屋檐的图形，朗吟楼的图形用两个屋檐来表示，可见其规模形制在当时远超同类其他建筑，堪为当时宗教建筑群的代表。三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朗吟楼的旁边又建一岳阳阁，阁上原有对联一副：黄鹤偶乘沧海月，白云遥带楚江秋。“沧海”和“楚江”，还有“岳阳阁”的名字，就是古人想借以说明沧州朗吟楼和湖南岳阳楼的某种内在联系。四是一些明清题咏朗吟楼的诗句，“岳阳”字样频繁出现，或可聊作一证。

据此，运河区文旅局文保中心主任孔德轩认为，朗吟楼正是明代当时沧州宗教建筑群的代表，而南川楼则为当时官署建筑群的代表。沧州文化研究工程研究员王立成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明代，道教自永乐时笃奉真武帝起开始兴盛，到明中叶，沧州有如此多的宗教建筑不足为奇，朗吟楼正是其中的代表。

乾隆两次为其赋诗 民国《沧县志》详细记述

随着历史发展，朗吟楼当初单一的宗教功能日趋多元。优美的楼身、传奇的故事，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迁客骚人登楼题咏。这些诗词仅《沧州历代诗钞》就收录了21首，方志中收录之诗也有不少。内容以描写登楼所见居多，还有的追忆吕仙旧迹，抒发出世怀抱，总体读来题材略有发出。

倒是乾隆帝的一首诗令人大感意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洞庭飞过已荒唐，沧酒何来重纪沧？遂有高楼临水裔，为传遗迹炫仙乡。因思无事谬悠事，哪得从他吟咏偿。《四库全书》今校勘，不宁此矣总宜详。”诗的大体意思是说：吕洞宾的传说已经很久远了，有些荒唐，不能当真。他顺便还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政治功绩：《四库全书》已经编写完毕，正等着校阅定稿，这才是有益后人的大事正事。

不得不说，这位封建帝王不愧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之一，不但没有一般腐儒的酸腐气，反而具有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爱之深方会责之切，诗前的几句批语，也显露出他对朗吟楼

的爱，不然，他也不会6年之内，借东巡泰山并巡视运河河工途经沧州之机，两次为朗吟楼写下诗篇。乾隆写完诗后，当地官员把诗刻在了石碑上，竖在了朗吟楼前，一时间观摩者众。这块贞珉攀刻见证了朗吟楼的风雨沧桑，1958年被人推进了附近水坑，自此杳然无踪。

除了乾隆诗，1933年出版的《沧县志》中对朗吟楼的记述也十分绝妙，现全文抄录如下：

“在城南卫河之滨，楼左文余又有岳阳阁，清康熙四十年建，上有复道通于楼。因阁有武侯塑像，亦名武侯阁。相传，吕纯阳欲饮酒于此，荒渺难稽。惟每当夏日，邑人多游息宴乐于此，名人题咏实多。清高宗南巡曾登楼题诗，今楼阁俱废，片瓦无存，地址夷为菜圃，惟高宗宗迹贞珉摹刻，尚矗立于朝曦夕阳斜风细雨之中，增人崧触而已。”这130个字，不知出自谁手，但抚今追昔、状物抒情，一副柳宗元山水杂记的清幽格调，读来真真有趣。

凝聚新的文化共识 架起文化宣传桥梁

翻检历史，是为了开启未来。不管是吕仙传说，还是皇帝碑刻，不管是建于明代，还是更为久远，不管是宗教建筑，还是雅集之地，在火热的现实生活面前，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今天的朗吟楼业已复建，当代文人墨客的楹联题词，又重新悬挂其上，抒发着新的时代精神，凝聚着新的文化共识。

登楼四望，南面，南川老街古建栉比，檐牙高啄，酒旗临风，街中客满，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南川楼村，偏居河曲，看到此，一定会有市民感叹：真是斗转星移，历史巨变；西望，运河浩荡千里，蜿蜒而来，长堤如虹，大河如练，北上首都，生态修复，看到此，一定会有市民感叹：母亲河在旁，文脉在兹！北望，解放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商贸重地，今非昔比，看到此，一定会有市民感叹：经济发展，方有此楼的复建；东望，冬日可爱，晴空万里，南湖倒影，宛如仙境，看到此，一定会有市民感叹：楼湖相望，丽景宜居，真是沧州文化新地标！

朗吟楼下，南川老街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在带动消费的同时，也架起文化宣传的新桥梁，再现了大运河畔的商贸繁华胜景，在运河畔焕发着光彩。悠远的古代，文人墨客登楼吟吟，吟出的是旧时代的心曲，今天的我们，再登此楼，吟颂的是新时代的赞歌，看见的是一幅登得上楼、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卷正在大运河畔徐徐展开。

自10月22日“张锡纯纪念馆”在南川老街国医堂正式展出以来，观展者络绎不绝，引发了“张锡纯热”，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今的南川老街中医药文化展示区，沧州中医药文脉更加凸显——

打造运河岸边 中医药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哈薇薇

义务讲解百余场 服务游客上千人

11月13日晚，张锡纯文化研究者王鹏照例出现在南川老街国医堂。当晚他接待了参加“第五届中—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来自宁波、承德等地的代表，为外地客人介绍沧州张锡纯及其医学巨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张锡纯纪念馆展出以来，王鹏就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一个背包、一壶茶水是他的全副装备，见到游人驻足，他就主动上前介绍，并针对游人的籍贯和兴趣点，有重点地讲解。粗略统计，听过他讲解的游客有百余场、上千人次，而原本计划10天的展览也因游人的热情而不得不再延期。

国医堂内，张锡纯雕像前，3个年轻人神情庄重、静默而立、深深鞠躬。见此情形，王鹏赶紧上前攀谈，原来年轻人是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中医系大一新生，周末来南川老街游玩，恰遇张锡纯纪念馆。王鹏知此缘由，详细为他们讲解张锡纯生平，接着又把年轻人引到张锡纯著作前，为他们逐一介绍《医学衷中参西录》各个时期的出版情况，重点为他们讲解了1924年张锡纯在沧州创办立达医院的原因、背景和整体情况。年轻人听得认真，王鹏讲得兴奋，不知不觉竟讲了半个小时。

11月5日清晨，冬日前的最后一场秋雨挟挟寒意而来，王鹏早早来到国医堂，等待沧州医专扁鹊班的学生们。“我们透过历史的尘埃，为大家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张锡纯……”。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王鹏再次打开了话匣子。他为学生们详细讲解了张锡纯的生平，并分享了《医学衷中参西录》各个时期版本背后的故事。天气虽然寒冷，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很高涨。他们一边聆听一边记录，遇到不明白或感兴趣的地方，还会向他请教，这让王鹏深感欣慰。带领的医专中医药系主任徐智广表示此次观展收获颇多。作为教师，要身体力行，与学生们共同继承、发扬中西汇通思想，深研《医学衷中参西录》，成为张锡纯学术、学术的坚定继承者和张锡纯文化的有力传播者。

张锡纯纪念馆不仅吸引了大学生，也同样受到小学生的欢迎。沧州市车站小学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素养。一年来，多次邀请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专家到校开展中医药文化宣讲。这次车站小学把中医药课堂直接搬进了国医堂，孩子们不仅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沧州大医张锡纯，还现场观摩了中药棒棒糖制作的全过程。11月9日下午，国医堂又迎来近500名花园小学的小学生，张锡纯纪念馆是孩子们南川老街游学的重要一站。为贴近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认知水平，王鹏和家人、朋友一起撰写、录制了张锡纯生平介绍的音频，在院内循环滚动播出，供小学生们一边参观、一边聆听。“看到孩子们感兴趣，我非常高兴。张锡纯是沧州中医药领域的灵魂人物，增强文化自信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了解

家乡优秀历史人物入手。”王鹏说。

外地游人纷至沓来 共同缅怀沧州大医

观展中，还有很多游客来自外地。“张锡纯曾经在沈阳担任过立达医院院长，直到今天，沈阳人还念着张锡纯。”说这话的人叫买洁峰，为外地客人介绍沧州大医张锡纯及其医学巨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并受邀担任立达医院院长，多次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从此声名大振。沧州与沈阳也因为张锡纯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锡纯曾经在山东德州做过军医正，收过徒弟，对山东的中医药事业作出过贡献。”山东省德州市中医院中医健康教育基地、中药房负责人郭防指着“张锡纯纪念馆”上的一块牌匾说。这次他是专程坐火车来沧州看展的。说起郭防和沧州张锡纯文化研究的交集，还有一段故事。2022年10月的一天，《沧州日报》记者接到一通来自山东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郭防打来的。他称德州目前正在筹备中医药博物馆，自己在查阅相关资料时，无意间发现《沧州日报》自2018年起，一直开设专栏报道张锡纯，这让他欣喜异常。经过一番辛苦查找，终于拨通了记者的电话，就此展开了与沧州、天津、吉林等地张锡纯文化学者的交流与联系。前不久，他还受邀参加了盐山举办的“第三届张锡纯学术思想传承与发展大会”。他高兴地向记者说，在王鹏等张锡纯文化研究学者的无私帮助下，他已经找到了包括毕玉田在内的张锡纯当初在德州收的4个徒弟相关信息。

张锡纯再传弟子陈宝贵的得意门生、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常务副社长王达，也来到了南川老街国医堂。自2019年恢复重建张锡纯晚年任天津创建的中西汇通医社以来，王达就与沧州建立了密切联系，多次邀请王鹏撰写张锡纯有关文章，在市级报刊上发表。此次来沧随行的还有他从事中医药教育工作的妻子王雪翎。参观完展览后，他和妻子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那就是在陈宝贵教授的引领下，把张锡纯中医药文化切切实实地普及到校园。在特定小学、初中、高中创建中医药文化课堂，努力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临行前，王达还特意将盖有民国时期中西汇通医社印章的“中西汇通医社志愿宣传员”聘书，颁发给了王鹏。他表示今后要继续加强天津和沧州在张锡纯中医药文化研究和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的百姓认识了解一代大医张锡纯。

传承中医药文脉 打造运河岸边文化新地标

在一拨又一拨的观展游人中，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作为此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先后有多支团体前来参观。比如糖尿病科、运动医学科、健康教育科等。糖尿病科主任王兆强观展后，意犹未尽地说，尽管医院门前有一座张锡纯塑像，但之前对这位沧州大医并没有太多了解，听了王鹏先生的详细介绍后，心中很自豪。原来100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过一位如此伟大的中医泰斗，这是何等荣耀，值得我们后辈缅怀和学习。作为医者，更要继承、发扬他的中西汇通思想，将“师古不泥古，参西不悖中”的思想理论发扬光大。

此次张锡纯纪念馆的主要执行者，是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委员孙云川。连日来，他与同事十分忙碌，生怕有所疏漏。如今，他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纪念展反响出乎意料地好，各地游人被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体验项目深深吸引，纷纷为宣传张锡纯点赞。展览不仅向全国展示了沧州历史悠悠、辉煌灿烂的中医药文化，更扩大了沧州在中医药领域的影响力。身为盐山人，孙云川与张锡纯是老乡，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张锡纯宣传好。孙云川说：“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西医结合正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在国家大力倡导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今天，更要发挥独具特色的沧州中医药文化，擦亮张锡纯名片，在加快中医药与文旅产业的创新融合上，贡献我们的智慧。”

展览的另一主办方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作为沧州唯一一所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地方院校，多年来在中医药文化的探寻和挖掘上不遗余力。“沧州医药文化脉系中，张锡纯汇通中西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意义。学校和医院联合举办的这次展览，中医药专业师生积极参与，希望能够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全程融入中医药文化传承。今后，学校将继续和医院联合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等活动，服务沧州百姓健康。”校长刁晓娟说。

现如今，南川老街中医药文化展示区已然成为我市中医药文化新地标、中医药文化爱好者的打卡地，同时也是我市真正将中医药融入百姓生活、中医药文化传播系列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10月，自市委、市政府精心打造的南川老街对市民开放以来，市卫健委顺势而为，借实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区项目之机，依托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项目，利用运河两岸南川老街文化特色优势，指导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沧州市中心医院在南川老街设立国医堂、博施中医药文化馆等中医药文化传承基地，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满足百姓对传统中医药的需求。”市卫健委中医科科长苗欣说。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



王鹏为沧州医专扁鹊班的学生们讲解张锡纯著作